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剑桥插图德国史

GERMANY

Martin Kitchen

〔加拿大〕马丁·基钦 著
赵辉 徐芳 译
赵叙 校



世界知识出版社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剑桥插图德国史

GERMANY

Martin Kitchen

〔加拿大〕马丁·基钦 著

赵辉 徐芳 译

赵叙 校



世界知识出版社

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Germany

Martin Kitchen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 1994 Calmann & King Ltd.

Translation © 2001 World Affairs Press

This book was designed and produced by Calmann & King Ltd., London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1—2000—2659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剑桥插图德国史/(加)基钦著;赵辉,徐芳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4
(剑桥插图世界历史系列)

ISBN 7-5012-2534-6

I. 剑... II. ①基...②赵...③徐... III. 德国-历史 IV. K5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27905号

书 名	剑桥插图德国史 Jianqiaochatu Deguo Shi
策划编辑	张光勤 王立
责任编辑	张光勤 周安平 侯奕萌
责任出版	林琦 唐萍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100010)
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本印张	850×1168毫米 1/16 22¼印张 380千字 4插页
版次印次	2005年5月第一版 2005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8000册
定 价	4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德国历史中包含了种种极端化的矛盾：一个孕育了路德、古滕贝格、巴赫、歌德等科学和文化巨人的国度，为什么对自己的民族和文化特质如此困惑和忧虑？这样一个拥有高度文明和先进文化的民族，怎么会委身于纳粹党人统治下，对欧洲犹太人实施种族灭绝？一个曾委身于纳粹主义的国度，如今怎么会变成欧洲迈向后民族主义之路的主发动机？

著名德国史专家马丁·基钦在本书中运用富于洞察力的笔触，深入而透彻地探讨了德意志历史的复杂性，为解读上述难题开启了一扇门户。正是从历史的高度，作者揭示了一个民主而繁荣的德国，对于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巨大影响。

《剑桥插图德国史》是一部格局恢宏、旁征博引的著作，几乎每一页都配有精美的插图，其中包括多幅首次与读者见面的珍贵照片。对于重要的人物、地点、事件和问题辟出专页予以介绍。本书在德国史研究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并对构建后民族主义时代的欧洲发挥一定的作用。

- 德国史的起源
- 从奥托王朝到萨利安王朝
- 霍亨斯陶芬王朝与中世纪后期
- 宗教改革运动
- 反宗教改革与三十年战争
- 十八世纪
- 改革、复兴与复辟
- 德国的统一
- 德意志帝国
- 魏玛共和国
- 纳粹德国
- 1945年后的德国
- 德国的重新统一

马丁·基钦 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德国史专家，德国史研究领域的学术带头人。著有多部研究19世纪、20世纪德国历史问题的书籍，《战时纳粹德国》、《1815—1914年的德国政治经济》、《悄无声息的专制：1916—1918年的德国最高统帅部》、《1890—1914年的德国军官团》等，都被列为研究德国史的必读书目。

剑桥插图世界历史系列：

剑桥插图德国史

剑桥插图法国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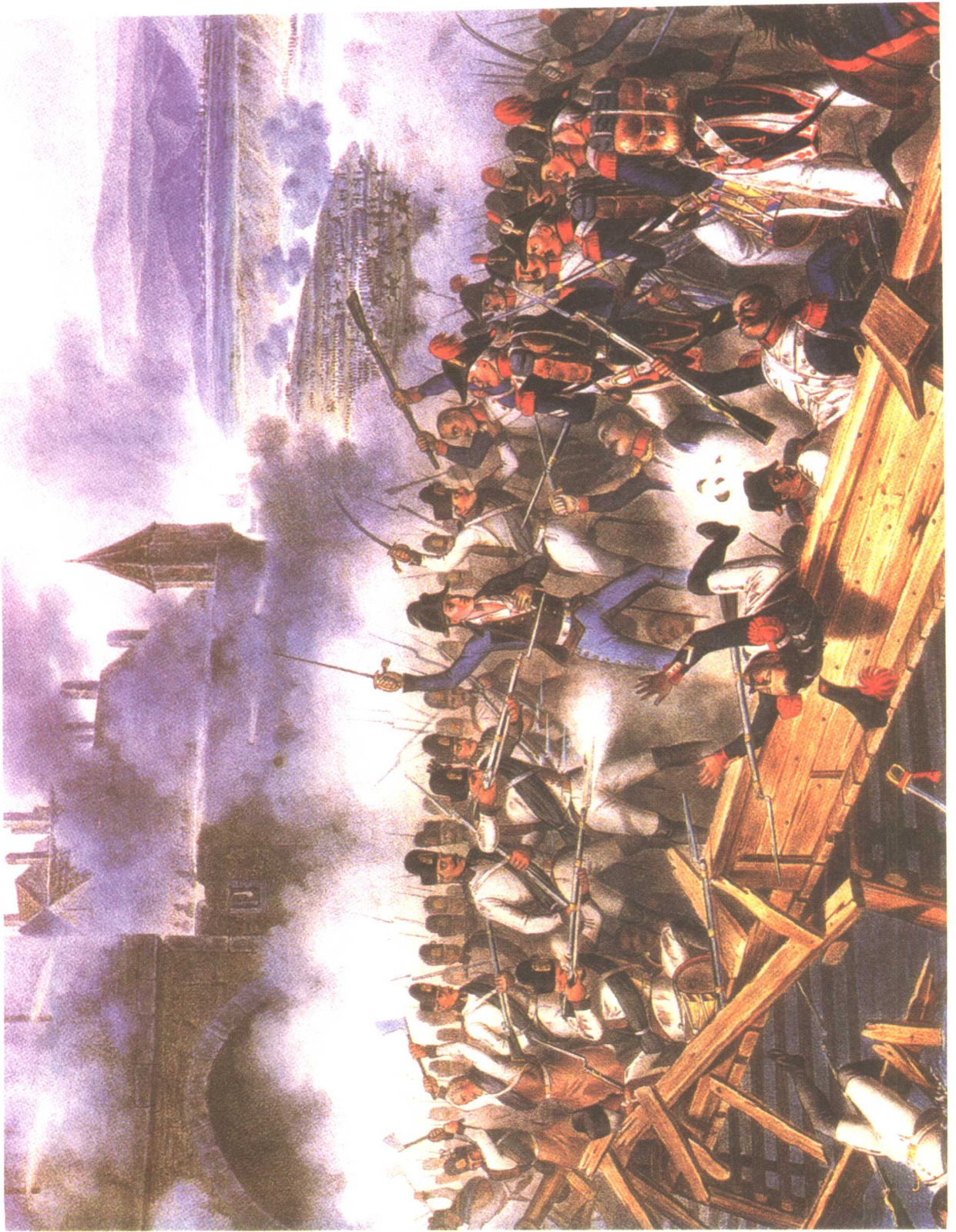
剑桥插图大英帝国史

剑桥插图英国戏剧史

剑桥插图伊斯兰世界史



建于1260年至1270年间的柏林旧市政厅



1809年法军、奥军在维也纳附近的埃德斯堡大桥上的战斗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在明斯特市政厅签署



符腾堡兼任主教的邦君宫殿内金碧辉煌的楼梯

出版说明

作为学术权威的剑桥插图史的系列丛书，《剑桥插图大英帝国史》、《剑桥插图法国史》、《剑桥插图德国史》、《剑桥插图伊斯兰世界史》等对英、法、德、伊斯兰世界的发展进程都做了全新的阐释，内容涉及政治、经济、艺术、语言、文化及民族蕴育的各种问题。

出版这套剑桥插图史对国内读者了解各国文化发展以及历史影响颇有意义。由于这些作者都是在西方的环境中从事研究，分别是各自领域的专家，看待这些国家也以西方人的视角，不可避免地具有某些局限性。因此，他们在书中所表达的观点并不代表我们的认识，甚至有不少观点是我们无法认同的，希望读者在阅读中加以注意。

世界知识出版社

谨以此书献给——

伊迪丝、贝蒂娜、达妮埃拉、
苏珊娜·塞林娜、雅克·普德维涅

鸣 谢

在从事写作期间，本人得到了诸多人士和机构直接的和间接的帮助。^[8]在此，我尤其应该感谢的是：卡尔曼和金公司的编辑罗斯玛利·布莱德利、玛丽·斯科特，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彼得·理查兹、波林·格拉厄姆，图片编辑贝拉·格拉泽布鲁克，责任编辑利兹·怀斯。他们为本书写作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帮助，对我本人鼓励有加，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批评意见（有时甚至令我感到羞愧）。尤其需要感谢的还有 T·C·W·布兰宁——承蒙他的厚爱，本人才得以避免若干舛误和不当措辞。德国学术交流协会对我们研究德国问题的外国学者，堪称良师益友。正是由于该协会的慷慨资助，本人才有机会进行了许多研究工作。

目 录

- 导 论 / 1
- 第一章 德国史的起源 / 8
- 第二章 从奥托王朝到萨利安王朝 / 28
- 第三章 霍亨斯陶芬王朝与中世纪后期 / 48
- 第四章 宗教改革运动 / 74
- 第五章 反宗教改革与三十年战争 / 94
- 第六章 十八世纪 / 116
- 第七章 改革、复兴与复辟 / 144
- 第八章 德国的统一 / 172
- 第九章 德意志帝国 / 196
- 第十章 魏玛共和国 / 220
- 第十一章 纳粹德国 / 246
- 第十二章 1945 年后的德国 / 280
- 第十三章 德国的重新统一 / 304
- 尾 章 / 328
- 索 引 / 332

导 论

放眼世界各国,没有哪个国家比德国更醉心于历史辩论。事实上,德国人^[9]所争论的,许多是在外人眼中并不重要的问题。甚至连德国历史起源于何时,人们也争论不休,而且往往还被掺进了强烈的政治色彩:它是不是起源于843年,即查理曼的三个儿子签订《凡尔登条约》,日耳曼人路易获得莱茵河以东地区?或者,它起源于887年,即卡林西亚的阿努尔夫在某种意义上恢复了加洛林王朝?有些历史学家则认为是911年,即康拉德一世被推举为国王那一年;有人主张935年,即奥托大帝加冕为帝;另外一些人则认为应从962年算起,因为奥托一世在这一年前往罗马,接受教皇加冕。至于那些希望强调德国作为大陆强国地位者,赞成以查理曼统治时期作为德国史的起源,因为这位皇帝被称作“欧洲之父”(Pater Europae),任内向东方扩张,运用强制手段使萨克森人皈依基督教,并在明斯特、帕德博恩、希尔德斯海姆、奥斯纳布吕克、不来梅和汉堡均设立了主教区。

“德意志”(deutsch。德意志的称谓问题非常复杂。德意志人称自己的国土为“德意志兰”Deutschland,中国人称之为“德国”,其他国家多称之为“日耳曼”Germany或其他名字。本书在翻译过程中,为便于理解,“德意志”和“日耳曼”在某些段落混用,特此说明——译注)一词见诸文字,最初出自罗马教廷派往英格兰的使臣。公元813年,都灵的教会文件中第一次提及teotisca(该词当时的意思是莱茵河彼岸那些部落和部族所讲的方言——译注)。直到10世纪后期,才开始出现“德意志人的土地”和“德意志王国”的提法。这个王国到1157年后改称“神圣帝国”(sacrum imperium),但直到1512年,才在马克西米连一世统治时期,在国名中出现“德意志”字样:“神圣帝国”改称“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不过,这个用语繁琐的称谓不仅令外界人士难以理解,就连德国本土的大多数学者,也无法作出明晰的阐释。

911年,东法兰克人中的四支,即法兰克人、士瓦本人、巴伐利亚人、萨克森人,共同建立了德意志王国。925年,洛林人也加入了该王国,其中很多是讲法语的。这个王国的幅员,大体相当于冷战时期的西德,当年构成了基督教欧洲的东部边境。随着斯拉夫人、斯堪的纳维亚人、匈牙利人相继皈依基督教,德意志人在文化上、政治上开始居于欧洲的中央地位。这一历史变化,在

后世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在奥托王朝、萨利安王朝(1024—1125年。根据日耳曼—法兰克的选举国王传统,1024年萨克森王朝奥托家族男系绝嗣后,由诸公爵推举出萨克森王族女系后嗣、法兰克尼亚萨利安家族的康拉德二世为国王,三年后加冕为皇帝,史称萨利安王朝,亦称法兰克尼亚王朝——译注)和霍亨斯陶芬王朝时期,德意志在欧洲所居于的支配地位是显而易见的。它对东方实行基督教化和殖民政策,发展农业和采矿业,而大学则成为重要的文化中心。然而,德意志王国存在着根本性的痼疾:它幅员太过辽阔,很难予以有效管理,可以说,它无时无刻不面临着某个组成部分分裂出去的威胁。王国并无固定首都,而且帝王们的统治合法性来自罗马教廷,因此需要深深地卷入到意大利政治生活中去。巴伐利亚公爵威尔夫家族与士瓦本公爵霍亨斯陶芬家族的竞争,进一步削弱了德意志王国的力量。而且到13世纪初期,随着法国成为欧洲首屈一指的强国,德国开始出现政治真空局面,居于支配地位者变成了各地诸侯。

- [10] 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陀(Tacitus Cornelius Publius, 公元55—117年或120年。他在公元1世纪末期所著的《日耳曼尼亚志》利用第二手资料,记述了公元前后日耳曼人各个部落的分布、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以及整个日耳曼人的经济活动、社会组织——译注)的著作,直到1497年才第一次在德国出版,但对日耳曼人了解其祖先的种族特性,产生了极其强烈的影响。他们对书中有关古代日耳曼人道德纯正、诚实无欺、节欲、爱国、谦逊、勇敢、好客等品德的描绘深信不疑。至于这时的他们比起祖先们却相去甚远,他们将之归咎于

奥托三世加冕为皇帝,成为恺撒大帝的后任者。图为斯拉夫人、日耳曼人、高卢人和罗马教廷的使者向奥托三世敬献礼品。



腐化的罗马教廷的有害作用。在他们看来,只要摆脱教会的毒化和控制,日耳曼人便能回归其自然天性,与大自然保持亲密联系,并在道德上自我约束,从而像祖先们那样成为伟大的种族。因此,日耳曼人的民族情感建立在对浮华法国人、腐化罗马人的无比仇恨之上。反过来,外国人很乐于援引同一本《日耳曼尼亚志》,挑选出日耳曼人故意视而不见的那些段落,论证日耳曼人有着酗酒、贪婪、举止粗俗、行为残忍的特征,也就不足为怪了。

- 宗教改革运动进一步削弱了帝国,从而为各地诸侯把更多权力揽到自己手中提供了新的机遇。[11] 帝国的瓦解,在三十年战争结束后的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得到正式确认。此后的德国,仅仅只是一个由众多事实上拥有主权的邦结成的松散邦联,而近代化和宗教改革活动也只是在部分邦提供的框架内进行。巧合的是,到1789年,德意志分裂为1789个独立的拥

有主权的实体,其中既有奥地利、普鲁士这样的欧洲强国,也有许多拥有自主权的小修道院、皇室庄园(1789个独立的政权,包括314个邦和1475个骑士庄园领,但也有不完全相同的统计数字——译注)。诚如此,直到包括俄国在内的所有《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约国于1779年达成一致,并(在法国调停下由普鲁士和奥地利双方)签订《帖欣和约》(the Treaty of Teschen)后,帝国内部的宪政改革才成其为可能。

拿破仑正式终结了德意志帝国的历史,重新规划了德意志政治格局:他创建并统治了“莱茵联邦地区”(拿破仑1801年把莱茵河左岸地区正式并入法国,使鲁尔区、萨尔区、莱茵-摩泽尔区、唐纳斯山区成为德意志兰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地区,并对莱茵联邦地区施行统治——译注),包括16个邦,其中地位最重要的是巴伐利亚、符腾堡和巴登。在法国的推动下,这些邦获得了改革动力,全面推行具有进步意义的《拿破仑法典》。而在普鲁士,旨在强化国家政权以打破法国枷锁的改革,则为德国在19世纪的强盛奠定了基础。

对于民族主义而言,仇外主义是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近代的德国民族主义,则是脱胎于对法国的强烈憎恨。拿破仑占领军令人无法接受的做法,更强化了德意志人的民族主义意识。德国人形成清晰的民族认同感,起始于18世纪,主要围绕着德意志人在文化和语言领域的独特性,具有世界大同主义、非政治化和深奥等特点,只是法国革命战争造成的影响,才让这种民族认同变了味:世界大同主义逐步转变为对文化使命的傲慢自大意识;非政治化变成了要回归经过美化了的日耳曼光辉历史的反动倒退;深奥化则成为国人藉由形而上学的玄奥逃避现实的遁路。在反抗拿破仑的民族解放运动中,民族希望被唤醒之后,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又带来了当头棒喝:在这次会议上,德意志民族的愿望成了列强外交动机的祭品。

1815年时,大多数德意志的爱国主义者都希望帝国得到恢复和加强,但英、俄两国却更愿意看到德意志的分裂,因而采纳了一个所谓德意志联邦的方案:这个联邦(一译邦联——译注)是39个剩下来的德意志邦组成的松散联盟,既无中央政府亦无国家元首,而只设立一个联邦议会(Bundestag,由各主权邦的代表组成,主席由奥地利担任,设在法兰克福。议会分为两级,一是由11个主要邦组成的“小议会”,另一是所谓全体会议,纯属表决机器——译注)。然而,德意志尽管乍看上去已无任何实力,内里却蕴藏着巨大潜力。在普鲁士领导下于1834年建立的“关税同盟”(Zollverein),形成了各邦的经济联盟,很快便对英国的垄断地位提出了挑战。德国要想成为欧洲大陆上首屈一指的强国,惟一的条件便是政治上的统一;如果它拥有一支舰队,甚至可以威胁到英国。

当全德意志国民议会的代表们1848年聚集在法兰克福(会议的任务是制订全德宪法,直到1849年3月才制订出一部帝国宪法——译注)时,他们必须回答一个终极问题,即“什么是日耳曼人”?问题也可以换一种表述方式:“德国在哪里?”人们普遍认同的看法是,日耳曼人就是讲德语的人,而用民族

主义诗人恩斯特·莫里兹·阿恩特的话来说，德意志是指“所有讲德语的地区”(Soweit die deutsche Zunge reicht)。然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当然不会如此简单：讲德语的阿尔萨斯人也是日耳曼人吗，哪怕他们都是法国公民？普鲁士占领下的波兰人也算是日耳曼人，仅仅因为波兰人没有自己的国家了？还有，^[12]波希米亚是德意志联邦的一部分，但那里生活的捷克人应享有哪些权利？犹太人是否应予同等待遇，或者应当保护日耳曼民族免遭这些外来民族的威胁？

参加法兰克福议会的大多数代表都希望建立一个“大德意志”，从而把奥地利包括进去，因为奥地利帝国地位强大，并拥有一支堪与英国皇家海军匹敌的舰队，因此这样一个统一的德国将成为世界强国。自由派希望联邦成为内部高度一体化的共同体，以便对外能够免遭邻国威胁，对内能够保护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此外，生活在法国、卢森堡、荷兰、石勒苏益格和瑞士的日耳曼人，都应被重新接纳到这个国家。与会代表担心会激起法国的反对，自然不敢更多谈及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地位问题，但对于波兰问题，他们就不会如此自我克制了。曾几何时，自由派热烈声援波兰人应获得民族自决权，以反抗沙皇专制统治，但此一时彼一时也，这种主张如今被谴责为卖国行径，据说是要把波兰人这个德意志土地上的少数民族变成一个落后民族。在讨论到波希米亚、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意大利北部地区的前途时，提出来的看法也与之类似。由于被民族自豪感所遮蔽，在健康的民族自决权问题上，他们对其他民族的此种权利已不予关心。然而，又有几个自由派分子能够想到，拒绝认同其他民族的权利将对他们自己构成威胁，而压迫民族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将加强反动势力的力量？究其原因，他们之所以犯下这个致命错误，是因为坚持把民族建立在种族基础上，而非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的法律。甚至一直到了今天，仍然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一个俄罗斯人，只要他的双亲都有日耳曼人的血统，哪怕他一句德语都不会说，仍然保有加入德国国籍的天然权利；反之，如其双亲系土耳其人，哪怕他生在德国，哪怕他能讲一口流利的德国，哪怕他在德国上学，仍然无权加入德国国籍。

当俾斯麦刚刚实现德国统一的时候，给世人的感觉并不像后来的事实那样可怖。诚然，统一的实现建立在“铁与血”的基础之上，但这与意大利、希腊或塞尔维亚并无二致。它实行的是君主立宪制，而且国会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并不像社会主义领袖奥古斯特·倍倍尔所形容的那样只是“专制主义的空白书签”。另一方面，德国的统一是在连续进行的三场战争基础上实现的，他们在这三场战争中都未得到外部的帮助。但一旦完成了统一，德意志帝国便几乎在一夜之间崛起成为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国家，没用多长时间便在工业生产方面超越了英国。帝国人口从1871年的3800万迅速增加到1914年的6400万，也为这个民族国家增添了源源不断的活力。由于它地处欧洲中央地带的地理位置，它在陆上与法国、奥匈帝国、俄国接壤，在海上则与英国相望。虽然俾斯麦宣称德国已经“心满意足”，但他也深知，列强们对德国这个新生强国充满狐疑和不安心理。